

## 鵲天 哀思

□李一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在诗界的师友王燕生、雷抒雁、雷霆相继猝然去世。前不久，牛汉老也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天，又惊闻韩作荣辞世，悲痛难抑，噙泪填鵲天小词，以表对师长和挚友的深深缅怀。

雁去秋来荷又残，拼将离恨忍心寒。  
墨流遗韵情和谊，笔卷诗潮师亦缘。  
思往事，叹流年，几回魂梦尽欢颜。从今诗苑盈盈处，谁复凌云唱大千？

前些日子本来是可以与你同行到马鞍山的因为牙病，未能如愿竟失去最后一次秉烛夜谈的机会作荣 你是个好人因此写下不朽的诗文有的健朗有的悲壮令读者动容 令天地动容你又是一位勤奋的园丁你所伺弄的诗花瑞草到处盛放着 到处葳蕤着而你站在一旁不言亦不语大口地吸着烟 独自微笑着将诗意的烟圈 吹向收获的风中 使之慢慢地飘散飘散

## 送作荣远行

□查干

你锦心绣口 却从不口若悬河 内敛 是你一生的品格吧？ 恐有太多的诗情 你把它藏得深深 现在你打捆把它带走了 悲夫！作荣 现在是晚秋季节

可有什么叫你带走呢？ 只有一片红叶 摘自香山香炉峰 它在秋风中仍然红着 像一张信笺 作荣 请你把它带上吧 思念浓重时可涂抹诗句 回寄你的亲朋 和你 白草飞扬的 故乡

## 黎明之前

□林莉

他们说读悼文，知悲恸，但死者已矣生者当珍重  
他们说不要用力最好，怀念在心，不累心  
他们还想送花篮排不上队伍，那就三五枝白菊和百合吧  
他们又说诗人和诗歌都不会短命，必须好好爱好好活

先生，所有的情理我都懂，所有的痛都要慢慢平息  
只是昨晚，整整一宿，我一直在不安揣测彼时彼刻  
你该走到哪个路口了，你棕色皮袄是否像上次那样又被风吹开  
怎么看你都如同一只展翅的鸟，随时都要不管不顾飞走飞远

消灭水杯、笔砚、鞋子、碗筷、书、勺子，扔掉肢体  
心跳、呼吸、微笑，一次偶遇、失神、痛哭，掩埋道路  
溪流、山岗、车站、候车室，大地永久的床榻  
“花六十卢比雇辆马车，穿过车轮声和教堂钟声到比墨水和哭声更喧闹的，倾盆大雨中去。”  
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样毫不迟疑地横穿整个俄罗斯

活着是一件多么缓慢的事，而事物消逝  
得比虎甲虫还要快……你已抢先一步  
百度上载世界上最快的动物是虎甲虫，它在一秒钟内的奔跑距离可达自己体长的一百七十一倍，而你  
抢先了一步，一切还没有动静，黎明并未到来

阿木古楞唱：林廓的人啊人山人海  
可我的人啊怎么不见了，东坡居士也泣血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那么，请坐、请喝酒、请发言、请沉默，稍停一会儿  
请继续写《李白传》《韩作荣传》《何安传》，请第一缕霞光，最后一个逗号，不要那么快不请自来  
哦，白桦林、少女、紫丁香，哦，先生、何安  
或者也许藏在邻居家，你听，你们听  
——苏尔沁咀子灌满了海伦河凛冽的流水声  
那里，粗糙的冰室正等待一个新人

——也可能是一只头顶霜花的啄木鸟不厌其烦  
轻敲它结实的门窗。

我的家乡在洞庭湖的岸边。

小时候，翻上房屋后的堤坝，便是一望无际的南洞庭湖湿地。湿地里有许许多多白天鹅、黑天鹅，还有黑压压的一片片、一群群的白头雁、斑头雁、丹顶鹤、白鹤、秋沙鸭、赤麻鸭、对爪子、八爪子等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各种野生水禽。

天鹅们大部分时间是两只一对，时而慢慢地用红色的脚掌划水，在湖水中优雅地游来游去；时而用嘴巴相互啄咬羽毛，或窃窃私语，或交颈而歌……间或，我们仰望湖面的天空，看到的也是一排排一行行的队形，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个”字，一会儿又排成“一”字，或“呦呦——呦呦”，或“哦呀——哦呀”……不停叫唤着继续南飞的天鹅。大人们说，南飞的天鹅硬要飞到离我们水乡不远处的衡山，绕“回雁峰”三圈后，再返洞庭湖。

邻居胡爹是我出生时认的“干爹”，老人喜欢养鸭、养狗，还会抓鱼、讲故事。从记事开始，我和村里一大帮穿开裆裤的小伙伴们便整日整夜地跟着胡爹到处乱跑。一会儿背着竹篓跟老人学习捉鱼捕虾，一会儿扛着鸭嘴请老人教我们牧鸭驯狗，更多的时候是缠着老人，请他讲述自己如何由一个“猎鸟人”转变成一位“爱鸟人”，以及如何尽心尽力保护天鹅的故事。

胡爹告诉我们，年轻时他和生产队里许多村民一样被拉进“打雁队”当过一段时间的学徒。第一次猎鸟，便亲眼目睹了天鹅殉情的惨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因生活所迫，水乡的乡亲们喜欢用一排排铁管改装成的“洞枪”，装上霰弹猎捕天鹅及水鸟。被枪声惊飞到半空中的天鹅，稍许镇静之后，如果在同样惊飞的幸存者中间未寻觅到伴侣，立马便会像坠落的子弹一般，哀鸣着从高空垂直坠向湖面，在同伴的尸首边，扑棱着双翅，不停地哀鸣独舞，直至气绝而亡……后来，跟胡爹一起当学徒的水生被洞枪炸死，则让老人彻底萌生了放下“屠刀”的念想。那天凌晨，胡爹和水生受命一起到洞庭湖湿地中的天鹅潭捕猎天鹅。水生躺在像坟莹一样的掩体内点火，洞枪没响。水生等了一会儿没动静，便上前查看，见一口泉眼……湖面的一大群天鹅却连羽毛都未伤着一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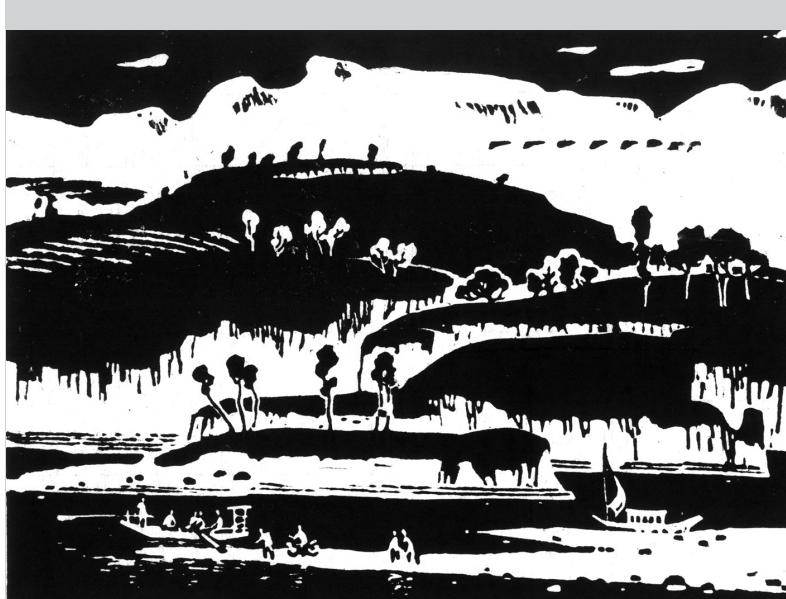
## 在干净的汉字里长眠

——致韩作荣先生

□雷平阳

一个我一直在模仿的人  
我现在怀念他，悼念他  
他生于冬天，死于冬天  
生是白茫茫的雪，死是白茫茫的  
雪。他的生与死都约等于白茫茫的雪  
去年冬天，在哈尔滨，零下二十八度  
我们看着他吃寿饺，一个又一个  
以为他会永远活着，像冰层下的流水  
不数数，不记年，活与死  
在低温下，不会有互相抵消的那一天  
他瘦削的脸上堆满笑容：“六十五个饺子  
我多少天才能吃完？”我一直关注活人的活  
活人在死之前已经埋葬了自由  
体面和尊严，太平间里我们学会了忍耐  
学会了将自己活埋。他似乎不在意这些  
像个人殓师，一次次借尸还魂  
把死期未到的、冤死的、走火入魔的人  
又送了回来。有一次，在厦门的海滩上

他训示我：“诗人不死，死了  
也要在一堆干净的汉字里长眠！”  
我知道汉字变得越来越脏  
简化即恶化，笔锋即刀锋  
干净已成为底线之上的怪胎  
他也有魂不守舍的时候，平时很少喝酒  
但那天喝了很多，手指着黑暗的大海  
“我没有喝多，大海知道，我心里也有波涛。”  
我至今仍然记得，在暗淡的路灯下  
他瘦得只剩下洁白的牙齿和骨头  
衣服像风，翻卷着一片没有归途的小舟  
我想，此生他已经尽力了  
慈善、气象、风骨，全部用光  
而大海，从来没有停止对诗人的奢望与控诉  
他该抛弃了，他该诅咒了，他该超脱了  
——正如此刻，在云南，阳光灿烂  
我的悼，我的痛，一切都只针对虚空



渡 口(版画) 莫测作

原上草

第208期

它们在天空中盘旋了几圈后，也是“哦呀——哦呀——哦呀”地鸣叫了一番后，才向远方的天空飞去。从此，胡爹便认准湖中的天鹅是灵性之物，伤害不得，否则必遭天谴。

至今，我依然记得胡爹的“经典”装扮：一顶竹笠、一身蓑衣，拄着一根分叉的柳树拐杖；肩扛一把自制的长柄抄网，用以打捞负伤的天鹅、鸿雁及水鸟，抱回渔棚精心疗伤喂养；左肩右肋背着一个长长的自制布袋，里面装满了晒干的小鱼、小虾和一些稻谷、炒米，这些都是老人喂食天鹅及水鸟们的上好饲料。平日，我们一有空闲便会跟在胡爹后面，或帮他扛抄网、背饲料，学习些如何

欢，食量也日渐减少，有时还总是面向洞庭湖的方向伸长脖子鸣叫不止……于是，我特意选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晴天，扯开罩着鱼塘顶部的旧渔网，击水挥篙驱赶着天鹅起飞，让它回归自然。但是，只见天鹅“扑棱——扑棱”几下翅膀，歪着长脖子求援似的叫唤了几声……便又垂头丧气地不动了。请教胡爹，老人拍着我的小脑袋戏笑道：“蠢家伙，天鹅在鱼塘里飞不起来，是因为鱼塘太小，没有供肥重天鹅起飞的‘跑道’哩！”听后，我和一大帮小伙伴一下子恍然大悟：在十分广阔的湖面上，哪只天鹅不是扑棱双翅，像飞机在跑道上起飞一样，由低而高再慢慢地拉起来起飞的啊。

春来秋往，胡爹整日整夜守护在天鹅和水鸟们活动的湖边，拆卸专事猎鸟的“滚钩”、“渔网”，掩埋拌有剧毒农药的稻谷……此举却常遭到一些盗猎者的忌恨，认为胡爹有意跟他们过不去，是多管闲事。不久，胡爹家的牛水就被人踢伤，插上秧苗的稻田也被水有意踩坏……更有甚者，还扬言要趁月黑风高的夜晚把他丢进湖中淹死。尽管如此，胡爹依旧挂着那根分叉的柳树拐杖，整日整夜地在湿地周边默默地守望，孤独地行走——尖尖的竹笠，配搭上像长了两个翅膀的黑色蓑衣，远看胡爹像极了一只年迈孤寂、独行独舞的黑色天鹅。

又见天鹅和老人，已是10多年后。好几个清晨和傍晚，我依然习惯地站在湿地的湖堤上向下俯瞰，较之以前抬高了许多的湖床，仍旧到处是许许多多的黄点、灰点、白点和黑点……这些都是天鹅和各种水鸟的身影。在这些小点中间，一个大一点的黑点仍在踟蹰独行。胡爹告诉我，现在偷猎天鹅的人虽然比过去少了许多，但其使用的手段却更为现代。他们有的布设“天网”猎捕，有的用化学药品毒杀，还有的用“强光”照射，激光一般，直射距离可达几百米远，“光枪”过去，天鹅们全变成了瞎子傻子，只好乖乖就擒……

近看胡爹，老人腰身更加佝偻，头发胡子全都变成了白色，双眼也是半睁半闭一片浑浊……抄网仍在、拐杖仍在、布袋仍在，竹笠和蓑衣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把“天堂牌”黑色雨伞。鸟鸣如昨，残阳似血。

## 土地与生长

### 喂天鹅

□李清明

替受伤的天鹅、大雁们喂食、疗伤方面的知识。在湖边的时间长了，天鹅们已能分辨出老人的脚步，胡爹喂食的鱼虾稻谷，天鹅们都争着抢食。有时，我们也会学着胡爹的样子，从他的长布袋中掏出一捧捧干粮，在同一地点抛撒喂食，天鹅们却躲之惟恐不及……胡爹见我们满脸疑惑，苦笑着长叹了一声：“小子们哎，你们和许多大人们一样六根未净，杀气太浓……天鹅害怕呢。”

胡爹告诉我们，跟天鹅打交道，要有诚心、善心和耐心，要慢慢地用行动消除它们对人的戒备和敌意。不久，我帮胡爹疗伤、喂养过的几只天鹅，居然也能从湖边认出我来，也能近距离地慢慢啄食我投放的鱼虾和饵料了。见此情形，胡爹便准许我将一只腿部受伤的白天鹅抱回家中饲养。我把受伤的天鹅圈在家门前的鱼塘里精心饲养，一个多月时间，天鹅便恢复了健康。但是，我发现伤愈后的天鹅整日忧郁寡

11月的北京还不很冷，可是这一天真让人寒战不已。那天上班我找唐晓渡商量《诗建设》11期出版的事，他一见我就说：作荣的事你知道了吧？

他怎么了？

他今天凌晨去世了。心梗。

什么？……我不敢相信。我说不出话来。我眼前浮现出他青紫色的嘴唇，他太累了！我一直感觉他的心脏有问题，每次见面我都说不要吸烟了。他总是说：顺其自然吧。

上次朋友聚会，我看见他嘴唇不那么紫青，我还以为他注意健康了。晓渡说他也是这么想的。我和晓渡半天没说话。

作荣老师是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人民文学》原主编。他去世的时间是2013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

1980年夏天，我读大三时在《诗刊》发表了两首诗。暑假时我来北京，专程跑到虎坊桥《诗刊》编辑部去看望给我发表诗的编辑。那一次我认识了《诗刊》的两位编辑，王燕生与韩作荣。如今他们都去了，而往事如昨。作荣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帅气、直爽、超级烟民。我记得那天燕生老师递给我一只放在笼子里的蝈蝈，说是在院子里捉的。他问我：怎么样？要不要？

我看了一笑，不知说什么。作荣老师说，蝈蝈，东北有的是！

哎，这只肯定是《草叶集》里面出来的，叫得响啊！燕生老师很幽默。

它就是惠特曼养的，东北也有的是。作荣老师笑嘻嘻地拿过笼子放回王燕生桌子上，人家大老远来了拿回东北一蝈蝈？有毛病？您就好好养着吧！

那一屋子人都笑了。那一次我就看出了作荣老师是个直爽人，他就是这种表达方式。我也是那天知道了他是黑龙江人，东北老乡，所以我和他说话从来不用“您”字，东北人不习惯。

那时候我热衷于诗歌写作，他给了我许多帮助。作为诗人，他激情而执著，对诗就像基督徒对《圣经》一样；作为朋友，他古道热肠，侠肝义胆；作为编辑，他卓越新颖，眼光非凡。我过去经常是写好一组诗，便寄给他看，他每次提好意见再寄给我，只要谈到诗，他永不厌倦。他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叶芝、博尔赫斯等等，他认为诗应该达到的艺术境界就像英国诗人艾略特所说的：“让诗歌经历永无止境的冒险。”前些年他知道我和晓渡编辑出版了《昌耀诗文总集》，特别高兴。他喜欢昌耀的诗。他说，昌耀肯定是中国诗坛的一面旗帜，可惜他走得太早了。你们社能抛开市场为他出总集，是中国诗歌史做了一件大好事，值得。

1989年，我来北京读研究生，为了交作业，我写了第一篇小说《永远的红蜻蜓》，我带着稿子去找他，告诉他我写了一篇小说。但是他马上说，你先把你上次那些诗改好。我一听，就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他看了。因为他是一个对诗歌太执著的人。我把那篇小说悄悄给了另一位编审向前老师，很快便在那年12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也就是那个月，我在鲁迅文学院看见了作荣老师，我想起他让我好好改诗的话，就说：我最近功课太多，也没有写诗。

《永远的红蜻蜓》也是诗。他一笑说。

你……看见了？我问他。

怎么会看不见呢？他说，那是不行的诗。

他的宽容鼓励了我，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散文《秋天的钟》，那是我读研时给老师交的作业。有天我去《人民文学》编辑部，他便拿出我寄给他的稿子翻着，那时他在吸烟，边吸烟边翻看。我坐在一边，心里忐忑不安，看着他那支点燃的烟，仿佛被那支烟烤着了似的。直到听见他说：这篇东西留下吧……

我一下子站起来，手心都出汗了。后面他说了什么我似乎都没有听见，也不知道怎么走出了编辑部，我高兴得就想为这个世界做一件好事。

我毕业离开北京后，不久就看见了汪曾祺先生写文章推荐《秋天的钟》，我还因此得了《人民文学》散文奖。后来哈尔滨市政府又颁发给我一个文学奖，那篇文章被选入了许多中学读物和散文选本。两年后，我被招聘到北京工作。我先去拜访了我的三位恩师：汪曾祺先生、文怀沙先生和作荣老师。

我记得在人民大会堂颁奖会上，刘白羽先生握着我的手鼓励我：多写！

我对刘白羽先生说：我是读着您的《长江三日》长大的。

他又对站在身旁的作荣老师说：小韩，这个萌娘真不错！我们杂志社就应该帮助这样的年轻人。

“小韩”，我听见这个称呼很新鲜，扭头对作荣老师眨了一下眼睛悄悄说：愿你永远是“小韩”。那时，我看见作荣老师微微一笑，无语。临走时对他说，昨天我出去采访回来很晚了，幸亏我回编辑部去取东西，否则我就看不到你们的领奖通知了，今天肯定来不了。他说，来不了也没关系，你看周涛也获奖了，他就没有来。

作荣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朴素、低调、不会八面玲珑。作为责任编辑，他一点都没有向我透露评奖的事。

又过了几年，有一次在文采阁开会我看见了他。他问我：最近写什么了？我说，这个流派那个流派的诗歌让人眼花缭乱，我还是喜欢不起来。

他说，其实什么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真实地面对自己，如何面对世界。我第一次看《秋天的钟》，看了不到两页我就知道那些感受和表达，都是你自己的方式，这很重要。

那时候我太简单，我不写东西就不去看他，现在想来很后悔，哪怕是买一包烟送给他也好啊！这件事将成为我终生的痛，痛到了骨子里。

那些年我刚刚来北京，每到夜晚望着满城灯火，而没有一扇窗属于我，心头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我真是为了房子留在这家媒体工作的。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房子、孩子……然后，骑着自行车满城跑采访——我在几年中丢了9辆自行车。

有一次作荣老师对我说，写你的哈尔滨吧，写你熟悉的家族生活，别整天写企业家了，你的文学感觉会丢失的。

说到文学，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痛。可是除了工作再也没有精力去文学了，只是我嘴上不想承认。我说，我可是比过去爱国了……那时候我并没有看他，我轻松地笑笑说：我还是做个不写诗的诗人吧。

你的确是一个不写诗的诗人！他笑了。不过，你真不要放弃写作，你看我劝过别人吗？因为你是适合写作的人。

我现在吃记者饭，那也是写作。

我说的是文学。不要放弃，汪老不是也这样说你吗？

那你会写一辈子吗？

我？顺其自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在他微微眯起的眼睛里，深藏着一个高远的北方。他吹了一下烟灰说：等我老了，就坐在公园椅子上晒太阳，看看书，听听鸟叫……能写就写，写不出来就不写了……

作荣老师没有等到“我老了”，他真的成了永远的“小韩”。一想到他还那么年轻，走得那么突然，许多同事都哭了。方文告诉我，他曾与作荣老师一起参与评奖或出差，他很能吃苦。他曾独自行走大凉山约稿，走了一个多月，每天食宿10块钱。自从得了糖尿病，他一下子变得精瘦。他是好人，热心人，真诚的人。

追悼会上那副对联在蓝天下格外肃穆，让人心碎——

古道热肠嫉恶如仇铮铮铁骨好兄弟